

LEE CHILD

[英] 李查德 著
梁婷 译

一无所有

NOTHING TO LOSE

他游走于两个小镇之间，揭开阴谋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来了，并希望他马上离开，马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NOTHING TO LOSE

一无所有

LEE CHILD

[英]李查德 著

梁婷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无所有 / (英) 李查德著; 梁婷译.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13-1925-8

I. ①一… II. ①李…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4694号

Nothing to Lose © 2007 by LEE CHIL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ee Child c/o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3036

一无所有

著 者 / [英] 李查德
译 者 / 梁 婷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凡 白
特约编辑 / 王 娟
封面设计 / 嫁衣工舍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70mm × 640mm 1/32 印张 / 14.25 字数 / 210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925-8
定 价 / 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媒体赞誉

李奇继承了伟大的菲利普·马洛的光荣传统，又与兰博和布鲁斯·威尔斯有微妙的差别，是一个有现代意识、游移于局外、易怒的个人英雄。是一个有着像大力水手一样发达的肌肉，也有聪明的智慧的角色。

——《独立报》

必然再次登上畅销榜第一的宝座……李奇流浪到了这个小镇，清理了坏人后继续前行……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都很简单，但却没有人可以做得像他这么好。

——《标准晚报》

李奇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男性读者羡慕，女性读者迷恋，也是孩子们玩游戏的模仿对象。他已经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当代英雄。

——《每日快报》

杰克·李奇，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法官，一个坚韧执著的英雄。这个角色让我念念不忘，他的故事没有沉闷的时刻。

——《英国卫报》

放下球赛吧。如果你正处于困境，而且想要得到帮助，那你需要杰克·李奇……故事充满波折，情节推进迅速，经过巧妙的铺垫，故事的发展出乎意料、令人惊奇。李查德总是这么让人称奇。

——《约克郡晚邮报》

一个最经得起考验的英雄，通常具有以下品质：坚忍、孤独、公义、廉洁，李奇是继菲利普·马洛之后又一个虚构的伟大侦探。

——《格拉斯哥先驱报》

杰克·李奇的所有小说都是绝妙的冒险。

——斯蒂芬·金

杰克·李奇是完全无法抗拒的诱惑。

——《观察家报》

李奇就是克林·伊斯特伍德、梅尔·吉布森、布鲁斯·威尔斯这几个人的结合体，我们这个时代的超人……就像一颗从柯尔特左轮手枪的弹道疾驰而出的子弹。

——《爱尔兰时报》

杰克·李奇集合了约翰·韦恩的勇敢刚毅，杰克·鲍尔的应变能力，约翰·兰博的作战技术，还有警探哈里的冷酷无情。

——《星期日泰晤士报》

对李查德的绝大部分粉丝来说，最吸引人的角色就是退役军法官杰克·李奇，他处置坏家伙们就像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激光枪一样迅速……

——《时代周刊》

他（李查德）笔下冷酷却讲求公义的角色杰克·李奇，是男人中的男人，也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而且也一再被证明是个有个性的男人。没有人可以重蹈他的覆辙。

——《每日镜报》

李奇的粉丝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场面宏大，令人心跳加速，发人深省，李奇以一己之力摆平了小镇的罪恶，简直可以与邦德电影相媲美。

——《格言》

李查德作品

- ◎ 1997 年《地狱蓝调》*KILLING FLOOR*
- ◎ 1998 年《至死方休》*DIE TRYING*
- ◎ 1999 年《一触即发》*TRIPWIRE*
- ◎ 2000 年《索命访客》*THE VISITOR*
- ◎ 2001 年《暗夜回声》*ECHO BURNING*
- ◎ 2002 年《模拟刺客》*WITHOUT FAIL*
- ◎ 2003 年《无间任务》*PERSUADER*
- ◎ 2004 年《双面敌人》*THE ENEMY*
- ◎ 2005 年《完美嫌犯》*ONE SHOT*
- ◎ 2006 年《假面人质》*THE HARD WAY*
- ◎ 2007 年《厄运连锁》*BAD LUCK AND TROUBLE*
- ◎ 2008 年《一无所有》*NOTHING TO LOSE*
- ◎ 2009 年《明日已逝》*GONE TOMORROW*
- ◎ 2010 年《61 小时》*61 HOURS*
- ◎ 2010 年《死得其所》*WORTH DYING FOR*

导读

“独行侠”正传之新小镇疑云

文/天蝎小猪

首先，有一种密室杀人，案发现场的房间真的是完全紧闭……

——约翰·迪克森·卡尔《三口棺材》

我想，总有一天这个密闭的房间一定会被警方打开的。

——既晴《请把门锁好》

无可讳言，一旦论及对“密闭空间”的痴迷程度，大概没有哪一类大众文学作家（类型小说家）会比推理作家更甚的。所谓“密闭空间”（confined-space），在推理文学中又称“密室”（locked-room），最初指的是与外界相对隔离、进出口受限、不使用工具无法从外面打开、只够容纳一人或极少数的人进出并极易发生离奇事件的有限空间。后来经过许多本格推理作家的引申和延展，诸如没有足迹的雪地、泥地、草地，众人环视下的“隐形空间”等，都可视为密室。这一概念甚至扩大到一切有形无形的物体，只要在特定时空内是对外封闭的，就应看作密室，譬如岛、馆、城、场、山、水、校园、

社区、村落、乡镇，行进中的火车、船舶、飞机等等，不一而足。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每一位立志创作推理小说的作家，必定至少要挑战一次“密室推理”（也就是与自然逻辑矛盾、存在机率为零的“不可能犯罪”）和福尔摩斯的仿作（仿照其人物设定、故事范型和行文笔法，创作以福尔摩斯为侦探主角的推理故事）。如果每个推理作家都遵循这样的建议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广大读者所阅读到的任何一本推理小说都将成为一位曾经是或者依然是“密闭空间狂热者”的“非正常人士”的极端产物。而在这些“密闭空间狂热者”眼里，兴许“世界以密室为本”吧。

在心理学领域，说到“密闭空间”一定会联系到“密闭空间恐惧症”（claustrophobia，又称“幽闭恐惧症”）吧，这一专有名词的定义是指患者对密闭空间感到莫名害怕并会主动采取回避方式来解除这种恐惧的一种心理焦虑综合症，而患者所恐惧的假想状况与实际的危险程度存在着较大差距，甚至毫无危险可言。从某个方面来看，推理作家所得的其实是“密闭空间恐惧症”的反例病症，我们暂且称之为“密闭空间依赖症”（confined-space dependency syndrome）。

综观整个华语文学创作系统，也只有在土生土长的武侠小说中能稍微见到这一病症的影子，其最具代表性的物体就是那些机关、秘洞、石阵、密林了，简直成为武侠作家们屡试不爽的道具。当然，武侠小说中“密闭空间”所起的作用与推理小说是大相径庭的，有的是“小剧场大剧情”的需要（《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金庸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属意于此），有的则是为了烘托侠士“艺高人胆大”的高超武技和“身处死地而不乱”的定力（古龙有不少作品皆以刻写这种身心合一的伟大精神而取胜）。但总的来说，武

侠小说对“密闭空间”的依赖性要远少于推理小说——仅靠“密闭空间”这一物体的设置就足以支撑整部作品框架的例子，大体只有金庸的《雪山飞狐》、古龙的《幽灵山庄》等寥寥数作吧，而这些作品又往往被武侠评论家在讨论武侠与推理之渊源关系时引以为证。所以，推理作家一直是罹患“密闭空间依赖症”的主力军，即便是李查德（Lee Child）这样专写美式动作探案小说的作者也“难逃干系”，更何况笔者如此说是其来有自的。

提到推理小说，一般以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在1841年发表的短篇《摩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为起点，该作讲述一名女子被不可思议的怪力整个塞入房间的烟囱里，而房间的门、窗全部由内上锁，无法从外面开启或关闭，也没有其他出口，那么凶手在作案后是如何像烟雾一般消失在空气中、逃离现场的呢？“世界推理小说之父”给了我们一个合理性和意外性兼备的答案。也就是说，推理文学自发轫之初，即对“密闭空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后，这种以“不可能消失”为卖点的密室题材作品一度独领风骚，几乎成为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主流。表面看来密室愈是简单逼仄，所发生的杀人事件愈是迷人，制造终极意外性的难度也愈是高，这就是当时一批批的“密室症候群”患者所追求的创作境界。

可惜好景不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发起了一场“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创作了一系列以硬汉角色、俚俗文化、市井犯罪为基调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古典本格派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将“密室推理”打入了冷宫。可令人颇觉吊诡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小说（Crime fiction）却保留了许多古典推理时期的经典元素（其中就包

括“密室”），而前者正是脱胎于方当其时的冷硬小说，汉密特“把谋杀交回到有理由犯罪的人手中，不仅仅提供一具尸体而已”。经由冷硬推理大师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这句经典评述，我们可以看出，以描述真实世界、社会人心的“现实主义”代替追崇逻辑推衍、名探魅力的“浪漫主义”，正是这一派侦探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一场智力解谜游戏显然无法支撑整个推理世界，现实中永远都有比破案更重要的东西。在这场巨大的时代变革中，“密闭空间”对于推理作家的意义也从凸显“不可能犯罪”的瑰奇魅力转向批判“犯罪渊藪”的人性之恶。

我们已无从得知，受到冷硬风格影响最巨的犯罪小说是自何时何人何作开始在涉及古老解谜题材的同时，兼及心理描写、情感表达，亦即更加贴近人性书写（特别是阴暗面的揭示），并将所有的这些东西糅合到一个全新的“密闭空间”舞台上加以体现的，只能说这完全是“密闭空间依赖症”又一次大面积发作使然。于是乎，读者在难以计数的犯罪小说中，频仍遭遇如下经典场景：一个偏远、寂寞、平静、自律的边陲小镇，一群看似寻常无害的人群，一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长镜头”，而在主人公偶然介入后，登时暗流涌动，仿若风暴来袭的前夕，原来罪恶早已孳生蔓延，并深深渗入镇民的血液和骨髓，主人公所面对的敌人是整个小镇，一个由人性之恶这一罪因所织成的最具备象征意义的恶果。可以说，推理作家们对“密闭空间”的持续痴迷，为我们缔造了犯罪小说中最经典的主题——小镇的罪恶！

众所周知，在犯罪动机的设计上，早期的本格解谜小说表现得太过狭窄趋同，无不以财色、家仇为定番，要么就是贪婪、嫉妒之流，这一点素来遭致“非本格迷”诟病。况且，从现实的角度来分

析，即便是同样的动机，不同的罪犯会因心性的些微差异而在犯行时有大相径庭的表现，这种真实感是普通的推理小说（尤指那些以诡计见长的本格推理作品）所无法织就的。因此，以揭示剖析罪行成因后果为己任的犯罪小说，不得不将描写的触角伸向那些现实中最容易发生犯罪的地方，从这些“犯罪渊藪”中所提取的动机则予人以真实感。

按照空间政治学的理论，社会空间越小，政治空间越大。换个通俗一点的说法，管辖区域越小，管理的人越少，控制力越强，政治权力越大，此所谓“官越小权力越大”。有人说，贫富分化明显的大都市是滋养现代犯罪的温床。其实，事不尽然，城市犯罪尽管多，却极其驳杂，且高度分散，很难把握。要想在相对较小的篇幅内，对犯罪行为和人性的罪恶予以最集中、最直接的书写，边陲小镇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中国有句俗话说叫“天高皇帝远”，近年来有愈来愈多的欧美犯罪小说将故事舞台设置在了那些罪恶横生的无名小镇（尤其以北欧四国、德语系国家和美加的作品居多，比如美国作家C.J.巴克斯获得2009年爱伦·坡奖最佳小说殊荣的作品《蓝色天堂》，就因为类似的背景设置而拥有一个十分贴切的繁体中文书名《忘记正义的小镇》），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着这句话所包含的政治哲学奥义。

一代推理大师李查德就曾将自己的处女长篇、杰克·李奇（Jack Reacher）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地狱蓝调》（*Killing Floor*）贡献给“小镇”这一犯罪学语境下的新型密室题材。作品开头，“独行侠”李奇一时心血来潮而决定追查蓝调乐手“瞎子布莱克”的死因，来到马格瑞夫这个偏僻小镇。此处家家户户都铺着天鹅绒似的高级草坪，房子不是新落成就是刚整修好。更不可思议的是，所有商店都从早开

到晚，即使没有客人上门、毫无进账，却从来没有一家店倒闭。当了一辈子军人，退伍后四海为家的李奇本来只打算在镇上待个两三天，没想到他才刚到就被指控杀人。在一番胆气逼人、魄力非凡的追查之下，小镇逐渐显露出其最邪恶的一面……书中所述犯罪行为之血腥恐怖、引人疑窦，探案过程之惊心动魄、节奏感十足，令读者叹为观止。而李查德也经由这部笔力万钧的作品一鸣惊人，既实现了自己由媒体人向职业作家的华丽转型，又开启了一位经典动作侦探的“孤胆英雄之旅”，赢得大奖好评无数、一个又一个的满堂彩。

2008年，在其出道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李查德重回创作原点，以一个名实相符、叫做“绝望”的小镇迪斯佩（Despair）为故事舞台，撰写了李奇系列的新作《一无所有》（*Nothing To Lose*）。该书的精装本封面基本是参照故事内容设计的，正中有主角的伟岸背影，他的脚下则是贯穿小镇的主干道，两旁是西部风格的房舍，头顶上方有一架飞机划过。（就差牛仔装和双手配双枪了，很熟悉的味道不是吗。）和处女作剧情相似，李奇才刚刚进镇就因为“咖啡事件”被关进警局并受到指控，罪名竟然是“流浪罪”。而随着他的隐蔽调查，李奇发现小镇完全由一家金属回收加工公司控制着，绝大多数成年男性镇民都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过着白天上工晚上回家的单调生活，而一个军事基地却建在小镇另一端的入口处附近，仿佛监视着镇上的一举一动，这到底意义何在？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社会关系的固定不变，使得整个小镇对可能带来变数的偶然因素——游客，抱持着深切的敌视心态，李奇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本作不像处女作那么讲求动作韵律和肃杀场面，而是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掺杂在小镇的角落里，与令人窒息的宁静黑夜紧密结合。于是，在作家来回走笔游弋于迪斯佩与叫做“希望”的邻镇霍普（Hope）之间时，疑云开始密布，一场

由李奇这个偶然闯入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足以将小镇的罪恶连根拔起的风暴终于要来了。

从现在起，请诸位紧跟李奇的脚步，走进李查德的“密闭空间”，走进绝望小镇迪斯佩。

Nothing to Lose

1

阳光不算猛烈，但他昏昏欲睡。他奄奄一息，已三天粒米未进，两天滴水未饮。

不是虚弱，而是在等死，他心里很清楚。

脑海里飞快闪过各种画面。他看到一只船停在河里，被一根腐烂的绳子勉强扯着，眼看就要挣脱。他变成一个小男孩，坐在船里，绝望地看着河边。码头远去，越来越小。

画面又变成一架飞船，浮在空中，随风飘摇，越飘越远。舱里的男孩俯视着地面上越变越小的人，他们仰着头，向他挥手，脸上充满关切。

画面渐渐消失。在此刻，声音比图像重要得多。何其荒谬，在那之前，他对声音从不关注。弥留之际，他却想知道哪些话是他说的，哪些是别人对他说的；他是男子汉还是小男孩。他曾经两者都是。有人跟他说过，要成为一名男子汉。

霍普和迪斯佩之间，仅一线之隔，两镇的柏油路彼此相连。霍普镇公路管理处把路面黑厚的沥青碾压得相当平滑。迪斯佩镇则因为预算不够，小气得多，路基填一层笨重的热沥青，上面铺上灰暗的沙砾。两条路交界处有一英寸宽的裂缝，填着黑色橡胶填充物。一个连接点，一个交界，一条分界线。杰克·李奇跨过分界线，继续前行，当时并未留意。

事后，他回忆起所有细节。

霍普和迪斯佩都在科罗拉多州。两天之前他还在堪萨斯，接着就到了旁边的科罗拉多。从东北走到西南，他走过了法国加来和美国缅因州，之后打算斜穿大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位于东北部的加来是旅途的起点，终点是西南部的圣地亚哥。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凉爽湿润之地到闷热干燥之地。有巴士搭巴士，无巴士搭便车，找不到便车便步行。他是坐一辆深绿色福特便车到霍普的，车主是一名退休纽扣推销员。当时他正徒步离开霍普，一路上看不到任何前往迪斯佩的车子。

事后，他也想起这个，奇怪的是当时并未发现任何不妥。

他偏离了对角斜穿的路线。按计划，他应该朝西南方向进入新墨西哥，但临时改了计划。那福特车很舒服。车主一心要去霍普，说要

去看望三个孙子，之后去丹佛探望另外四个。李奇一路耐心听车主拉家常，随即想出一条折线形路线，先往西后往南，那完全可以接受。说不定三角形两边会比一边有趣得多。之后，在霍普看地图，发现迪斯佩还要再往西十七英里时，已经无法往回走了。在生命中，他曾经一两次计划过这样走，如今他觉得是时候实践了，因为机会就在眼前。

事后他又想起这个怪念头。

连接两个镇的是一条笔直双车道，往西边延伸变高。一路平坦。李奇在科罗拉多东部的旅程非常顺畅，就像在堪萨斯州一样。落基山脉渐渐出现，越来越近，整个山脉葱郁、雄伟而烟雾缭绕。乍一看非常近，旋即变得非常远。李奇的心脏微微收紧，仿佛骤然停止。他终于明白为何一个镇叫“希望”（与霍普同音）而另一个叫“绝望”（与迪斯佩同音）了。一个半世纪前的移居者，必定也曾经过霍普镇，看到落基山近在咫尺。休息了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后，继续前行，也像他一样，发现落基山脉旁边只有地形学上的骤变，此外别无他物，心脏同样收紧。一个幻觉，光之幻影。山脉仿佛再次远去，变得遥不可及，横跨几百英里的大平原。也许几千英里，尽管那也是幻觉。李奇算了一下，第一处主峰约在两百英里外。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步行兼坐骡车，穿过平坦的原野，偶尔沿着有几百年历史的车辙；季节不对的话，得艰难跋涉六个星期。总之，不是什么灾难，但绝对是苦涩的失望。瞥一眼地平线和旁边的高峰，仿佛遭遇一阵强风，把人那激动与迫不及待的希望吹跑，转而只剩下绝望。

李奇走过迪斯佩的沙砾路，穿过沙地，来到汽车大小的一块平整岩石前。攀上去，躺在岩石上，双手枕头，看着天空。天空灰蓝，挂着细长如羽的白云，或许曾经是夜航班机的凝汽尾烟。戒烟之前的他会点一支烟消磨时间，不过，他这会儿已经戒了。抽烟意味着至少要带一包烟和一盒火柴，很久以前他就不再带累赘无用之物。口袋里，